笑報

第　號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一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均以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中間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闊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新聞中縫分三格每格五元零登另頁照算 （二等）後幅分格與封面同每期每格三元

派克路益壽里一七二七號電話西三五二四

偵探小說叢書

著者 周瘦鵑 徐卓呆 程小青 張舍我

此書為周瘦鵑先生所主編內其短小精悍之偵探小說十種情事離奇文筆顯明書作袖珍本裝訂尤便携帶書內如下

五福船	一冊	二角
窗外人	一冊	二角
鐵軌上	一冊	二角
空房人語	二冊	四角
留聲機上	二冊	四角
金窟秘密	二冊	四角
大澤	一冊	三角
催眠術	一冊	三角
尸變	一冊	三角
第三手	一冊	三角

一律六折出售全購奉贈錦盒一只不另取費

優待證

（一）憑券購全部者減售五折實收一元四角五分 （二）此券以上海大東書局為限別處無效 （三）此券限丙寅二月底止過期作廢 （四）此星期優待價不再特照折扣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本報特請江一平大律師為常年法律顧問

關於本報一切法律行為均歸江一平大律師代為辦理接洽此告

笑報社特啓

人造自來血

□補血聖品□

人身血液關係身體之強弱故衛生者首宜保養研究調護氣血

自來血為補血妙品本藥房自行以來治愈體血虛弱[illegible]不可勝計可見神功久[illegible]非偽藥欺世者可比

凡男子[illegible]肌瘦血弱精虧婦女[illegible]後虛弱小兒患先天[illegible]均宜服之

▲定價▼ 二元 ▲價▼ 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埠均有出售

唐拾義咳丸

肺病專門醫生

注意注意 久咳成癆

多咳傷肺日久[illegible] 必愈之藥[illegible] 明辛經唐拾義[illegible] 特製久咳丸[illegible] 則不致傷肺[illegible] 清源之最[illegible] 可不知

價目 一元

上海三馬路[illegible]路口 父子大藥房

無盡藏齋鬻書畫言

無盡藏齋主人江蘇萬平字龍[illegible]之曰曼君[illegible]生之公孫也幼即喜讀書[illegible]誠而大[illegible]文字精[illegible]於繪事[illegible]

[illegible]

山水畫例

堂幅每尺五元 每尺六元逾六尺每尺五元 同屏每幅四元 紈摺扇每柄四元 青綠界畫[illegible] 佛像人物倍加 [illegible]

通訊處北火車站[illegible]

中德平民產科醫院

專收產婦 收生費 醫藥費 住宿費 一概不收 每日只收飯資三角 如遇赤貧並免飯資

地址靜安寺路張家浜七十號電話西六一三

童詩聞會計師事務所

今日即（正月廿四）遷至北京路一百號（鹽業銀行）三樓第十號照常辦公

電話中央五二十號 電報掛號上海悌字

中德醫院

本院主治內外科花柳皮膚科（新法注射） 產婦人科（新法專門無痛苦） 眼耳喉鼻科 小兒科 戒烟科

並備有清潔病房空氣新鮮看護週到養病最宜

敝院本慈善之宗旨以濟世為已任故手術藥費各格[illegible]

外埠從[illegible]幸諸君[illegible]

電話西六一三 地址上海靜安寺路張家浜七十號

本醫生發明此丸藥性和平無攻伐濁瀝之弊有清毒止痛之功專治新久五淋白濁不論擇虛濕熱或花柳傳染有痛無痛均能保証患者藥到病除永不復發患此症者不可不試

每料二元 半料一元

各埠大藥房大公司均有出售

總發行所 上海三馬路大舞台對面 姚佐賴大藥房啟

馬上見效之治胃聖藥散

此散採用中西上等藥料配製而成專治一切肝胃氣痛及肚痛腹瀉停食飽脹胸悶氣噎哮喘氣急等症重者一服輕者減半用開水送下倘因肝胃氣痛氣閉能不起服者煎燥滯服亦可而久年胃病於痛前發時服下每日一擁連服三天必獲全愈永遠不發

蛟川朱子章秘製

◀能治▶ 眞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肚痛腹瀉 胸悶氣噎 肝氣胃氣痛 哮喘氣急 停食飽脹

總發行的上海四馬路望平街棠陽里電話中央四四二本埠各大藥房及先施永安公司均有代售外埠漢口後城馬路中德大孚房沙市三府街美登公司南洋細何仰光大陸貿易公司經理

金鼠牌香煙

鼎鼎香煙　厥名金鼠
氣馥如蘭　價廉如許
可以集思　可以添趣
日來安鐵　華夷同與

各紙煙號均有出售

中國華成烟草公司製

日用所需　費輕易取
有烟以來　無此美舉
貨高價低　良非自詡
惠顧須知　吉光片羽

不知所云　苦狂

嚨的一聲、……這是撕東西的聲音、撕的什麼東西、我却不敢說了、再說下去、又要害聞先生聽隔壁戲了、

撲通一聲、……這是下跪的聲音、是火先生向娘娘下跪麼、不是、乃是老在拜佛、

撲的一聲、……這是吃栗子的聲音、什麼人吃栗子、火先生說聲有偈了、

嘩的一聲、……這是好娘娘罵人的聲音、罵什麼人、王先生說道、不必問了、問了出來、有點鴨屎臭嘘、

颼的一聲、……這是撕去一片長皮的聲音、什麼人撕去一片皮、木角先生立刻應道、這扇門好緊啊、

啾的一聲、……這是老太婆喫飯的聲音、誰是老太婆、不是火先生、就是王逸少、

聖力無疆　大江

世間那一樣不[illegible]力、不過[illegible]力的本位、就有大小不同、[illegible]的分量、也有輕重不等、比如楊小樓固有的力狠大、就是常常不肯充分的賣、李吉瑞小達子倒肯賣、又可惜本位薄弱了些、就說我能、承本報諸君不棄、要我賣些力、其實我倒肯賣、只是本位怕又薄弱了、嗟嗟、你瞧又有力又肯賣的、那不是來了嗎、波瀾縱橫、洋洋灑灑、是發好幾千字的一篇煌煌巨製、既掛著老牌聖人的金字牌匾、又用了勇猛武生拉山神力、簡直要和荀慧生尙小雲拼一拼替老班唱全部玉堂春的精神了、一努氣兒、便捧起八位老師、一橫氣兒、便抹倒八位尊神、只可憐了章太炎、替八位大帥押了一回陣腳、只落了個章太炎等，不曾得着什麼尊稱、其實並不是聖力有限、不肯分些餘惠、只恨章先生不是武曲照命、殺不上老班資格罷了、但是被捧的、與那受抹的、自然都覺道聖力無疆、你道七十老翁、那來這般神力，哈哈，還不虧靑春腺博士的一動、本報要由大江不賣力、就請本報替我如此云云、包逗你個再接再厲、一次不脫空、

壓迫　秋去

除非是個處女、除非是個寡婦、此外一切的婦女們、總是免不來人家的壓迫、總是省不得人家的壓迫、因壓迫兩個字、在婦女們另一方看起來、未必是痛苦的、即使有些痛苦、不過很輕微、不過很暫時、因爲他們當被異性壓迫的當兒、經過了這稍些而暫時的痛苦、便是永久而非常的愉快了、說不定在壓迫之下、還要嗚嗚地鳴幾聲有趣呢、

或人說、那異性的人們、既把婦女們壓了、爲什麼還要迫呢、呵呵、其實這『壓』和『迫』兩個字、是相連的、譬如一個人要壓她、她允許了、這個人自然取了第二步的方法、拿出了他的本領、直迫住她、若是她不允許、那末這個人必須先迫[illegible]一迫、使她不能遁逃、那方才可[illegible]她來壓、所以有壓而後有迫、有[illegible]而後有壓、是兩相環生的、

或人又說、現在的婦女們、要反[illegible]壓迫、大概爲看解放兩字吧、呵[illegible]、不有壓迫焉得解放、其實壓迫[illegible]是解放之母、因爲她們受了壓迫、方才達到愉快之境、方才乏了力[illegible]、把四肢百體解放在那里、然則婦女們爲什麼要反抗這壓迫[illegible]、哈哈、你們不聽得力學家說嗎、反抗愈甚、壓迫力亦愈重、她們[illegible]個舉動、無非求壓迫得出力些、[illegible]給她們嗚嗚地大叫一陣哩、哈哈、呵呵、

木蘭歌影事　（子鳳）

予草此文、良非得已、古人詩云、「春夢了無痕、苟不記之以文、則此腦海中一段影事、將隨春夢而[illegible]之、徒增悵觸耳、蓋予所記者爲黎明暉、三年前國語專校之同[illegible]也、今者彼美聲華藉藉、躍而爲藝術明星、非復當年黃髮、予則依[illegible]阿蒙、未酬壯志、徒具此七尺昂藏、同溯往事、予又烏能無感、嘗[illegible]予肄業該校專修科、明暉隨其尊人錦暉附讀小學、蓋錦暉長校也、[illegible]能、予倚欄作鳥瞰、必見一童年可十二三、天機活潑、憨態可掬[illegible]與羣童歌舞於操場、就與語、尤伶俐可喜、即明暉也、然當時明暉常[illegible]作島人式、穿長衫、其裝束一如卒童、初未之異、畢業後、校友[illegible]會、予能歌、亦被邀加入、忽見一女郎蓄髮覆額、穿西式衣裙、[illegible]然入席、相之、識其爲明暉、於是三年來以男視之、一日始知爲女[illegible]、其甚亦大堪噱也、予乃自媒歌木蘭詞、換其尊人奏梵啞鈴、[illegible]歌之、最後歌曰、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illegible]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徐音鳥鳥時、睨之以目、明暉嫣然淺笑而已、

觀蘭瑣言　烟橋

空谷蘭影片至蘇、其閿動不減[illegible]實爲一切已在國產影片之首出、人的家庭、顧其藝術價值、則空谷蘭說部之自身、已膾炙寰球入口、以說部演爲電影、爲文藝上所特許、中國既有此洛陽紙貴之空谷蘭譯本、則電影之成功、果在意計中也、

蘇州人之觀空谷蘭者、異於他處、因蘇州婚姻習慣、於門第之見、較他處爲深刻、得此一劑清涼散、或可稍解其虛榮之醉、惜中間排比有[illegible]弗台國情之微疵、如某倍以情詩投綴珠、於域外或數見不鮮、於中國則爲事理所絕無僅有、既覺、蘭孫反於綴珠有微詞、於社會心理、亦相捍格、蘇州貴族眷屬、不肯甚表同情於綴珠者以此、

每映、女子新粧盛飾以至者甚盛、然終不敵片上人之新奇炫燿也、鄰座一女學生、見蘭孫撫翠兒遺蛻大慟、作鄙夷不屑狀曰、貓哭老鼠假慈悲、其實蘭孫爾時天良已現、此一慟、實爲眞眼淚也、

柔雲觸樹時、觀衆大鼓掌、此眞環[illegible]

也、侍兒易碣、諡之曰義、或嫌未當、不知翠兒之死、以綴珠所致、在綴珠當有伯仁由我而死之感、而綴珠得以破鏡重圓、亦此翠兒之死所玉成、報之以義、非過也、

□　□　□

我的著作時　張[illegible]

無甚精意的作品、我自然也隨時隨地可做、一二個鐘頭裏做成幾千個字也不算希罕、可是我做小說、却沒有這樣的便了、全篇精意所在、是偶然感觸到的、要怎樣支配人物、怎樣布局、才能把我所得的精意儘量達出、却非細加推敲不可、我要加以修飾、於是我須得一間清潔的書室、不雜雜物的書案、或者案上有一瓶花、倒很是供我凝想時的注視、我要有整齊乾淨的稿紙、中西筆是不拘的、有鋼筆最好、因爲鋼筆寫字可以快些、寫得多也不大會手痠、我先把室門關上、拒絕外界一切聲音、我的心思漸靜漸細、於是紙上續續成行、或者隨寫隨即增減、或者成了段再加增減、我也望有足夠的時間、給我在一個時期中完篇、可以全副精神格外團結、我尤須這天的天氣晴朗、否則精神往往提不足、有時我把所感觸到的意思記錄起來、等候適當的機會去工作、但到那時、我腦中已沒有新感時那般的興奮、明知做出來也不足動人、便不高興做了、如此、我的小說作品自然不多了、我可懶得把平淡的雜作去應酬人家所需、所以雜作也缺少、像我這樣疙瘩、恐怕著作界中少有罷、

□更正　頃接姚家璜君來函謂本報上期所刊姚王結婚消息與事實不符特此更正

人去樓空　無涯

在一年以前、那三東一品的寓客牌上、常常可以看見有一個叫作覺別麟的寓客、這一個覺別麟、當然是冒牌的、不是那眞的西洋來頭貨電影明星滑稽名家卓別麟、還是要鄭重聲明的、

覺別麟在這種墮落窟裏、一連度了四五年的墮落生活、却在北里家之橋、善積之里、得了一個知心之伴侶、伊的芳名、大約是叫作芳紅罷、

自從認識了這芳紅、總算那覺別麟墮落的前途、有一線光明的希望了、好容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疏通好了養育之娘、手足之兄、親愛之妻、又經了許多的波折、總於把這可愛的伴侶、載上了覺別麟的姓、而成爲他的禁臠、

於是便在天保南林之間、江北貧民窟裏、度了一年還多一些微微零頭的快活日子、在這個時間以內、三東一品的寓客牌上、大約沒有再見那覺別麟的三個字了、

事情的變幻、是很奇特而不可思議的、那覺別麟因爲他的母親病了、回去侍奉、本來這件事是沒有給他爺曉得

上海肇豐行肥田粉部啓事

本行德國九牛牌二虎牌肥田粉自行銷以來成績卓著茲因福建閩海道屬十五縣已將九牛牌司歸與福州南台于盧旅社豐茂公司經理該十五縣農商各界如欲採辦或擔認分銷者請與豐茂接洽該公司駐滬辦事處設在百老滙路一百廿一號經理人陳少華君李仲業君此佈　上海界路一七二號肇豐行啓

孫月山軼事　楚狂

娛滬一時之怡和紗廠經理孫月山綁票案、已於前日破案矣、孫氏亦已慶生還矣、滬人對於孫氏、第知其爲怡和紗廠經理、爲海上一富商、而不知其何以得爲經理及所以致富之由、茲從熟於海上名人掌故者處、得聞其梗概焉、

距今三十餘年前、孫巳入怡和紗廠任事、但僅一棧房中之司秤人耳、月薪纔十二金、其時生活程度較現在低數倍、以孫之儉樸、猶能贍家無缺、棧中人員頗多、類皆老於世故而具有活潑之身手者、獨孫沉默寡言笑、態若愚戇、儕輩咸不與爲伍、孫亦時有落落寡合之歎、從來百事莫不有弊、況當夷人初來華夏之時、習俗未諳、人地兩昧、以土著之華人於中作弊、自難查考、紗廠故例、來購紗者可賄棧中上下人員、得於秤紗時以多報少、此項收入爲棧中司事者之唯一外薪、上自總管、下至工役、皆能染指、孫既職司秤、當亦可分得杯羹、會除夕、買辦徐棣三設宴酬棧中各職員、孫亦與焉、席將半、由徐買辦發言、謂風聞外界嘖嘖言本廠棧房有與各行號通同作弊事、未知確否、語未終、辯聲已四起、或云決無是事、或稱此必忌者之讒言、異口同聲、如出一轍、不意有一人於此際突然起立、侃侃言曰、誠哉有弊、語出、衆大駭、爭以目止之、其人如未見、買辦初不識其人、詢其姓名與職司、則司秤人孫月山也、孫語既出、更徐徐以手探於懷中、出鈔券多疊、封識殊緊、上註此某號賄款爲予所分得者、此總管所分與者、時日宛然、計之可數百金、孫指而告買辦曰、此疊疊鈔券、予知決不能私用、故特封識之、備呈於買辦前、尊買辦鑒而收之、由是孫得受知於徐、明年即擢孫爲棧房總管、徐去孫繼之、以至於今云、

元宵丹桂玉堂春　（老農）

元宵前某夕、丹桂排演小雲玉堂春、自會審至監會團圓止、馬連良飾富蘭八大鎚斷臂說書、余於九時偕友入場、因無隙地而罷、余本意實在八大鎚一劇、馬連良之王佐既佳、茹富蘭之陸文龍亦今日上選、故欲一觀爲快、乃友人誤余意在玉堂春、故二十五日丹桂復排全部玉堂春、堅約同往、友人盛意既不可却、又以大新丹桂競爭之際、同排全部、或有可觀、遂應約而往、入座未久、是劇即開演、初場茹富蘭飾王吏部、演掛帥平蠻拜官訓子諸場、不過聽幾句白口、他們帥帥、訓子一場、以武生式的洪羊洞、勉彊唱過、用非其材、殊不能以此爲茹富蘭病也、後接蘇三入院、公子兩次贈銀、王宅被火諸節、皆一舉無名下關實行狗打架主義、胡亂過去、公子被迫出院、亦爲要緊關目、此則未演、關王廟出會、由趙君玉飾蘇三、僅演與賣花人定計赴會一場、忽忽下場、未見幽會、想關王廟址、在後台不在前台也、公子落魄中式、蘇三歸沈諸節、亦均在後台演唱、前台未見、次即諸如香飾皮氏出場、趙君玉仍去蘇三、即演毒沈一場、不知何時蘇三竟已歸沈、或蘇三前場與賣花人定計攜銀出門、即係奔歸沈氏、並非赴廟幽會耶、好在上海人好騙、胡亂過去、正不妨也、此場亦不過五分鐘、下即起解、此係當演正劇、乃亦偸工減料、艸艸了事、尙富霞去蘇三、大約唱不到十句、就完了、算來算去、仍是會審探監而已、尙小雲既[illegible]名角、自有一種風頭、正不必評其優劣、但以命案犯婦、時作笑容、總嫌未當、或以馬連良的問官、朱素雲的巡按、以至其他各角、均捧一人、不覺喜極於心、而露於外[illegible]歎、聞荀慧生亦將演此劇、幸勿更蹈此轍、致損什譽也、

□　□　□

蘇蘭舫小史　逸莊

蘇蘭舫旗人、工皮黃青衣、能戲頗多、余於民七入京、聆其當時、直髫齡小女子耳、居中和時名不彰、不過演接客戲而已、繼爲城南遊藝場所聘、始露頭角、在碧雲霞未入城南以前、爲蘭舫聲譽隆盛時期、京中投稿家咸稱之爲蘇小姐、又戲呼之爲小媽、凡披露小媽小姐之稱呼、罔不知爲蘭舫也、及三雄鼎立、（琴雪芳碧雲霞金少梅、人稱爲三雄、）蘭舫之名逢一落千丈、即演戲亦漸形懈怠矣、及客歲孟小冬入城南游藝場、內部改組、蘭舫遂與慶曉峯入慶樂園、在慶樂素以演新戲故、能立足於北京社會、於是蘭舫亦不免同乎流俗、與秦鳳雲等合演珊瑚傳一元錢救祖記等新戲矣、現仍伏處慶樂諸台柱之下、可深惜哉、

馬路電報

▼茶頭店近多回絕紹興娘姨、不允代茶、亦不問紹興嵊縣之分、以是紹興媽媽、錯路遲鈍、大批回籍、（凌波）

▲前滇軍總司令木易氏、近在百老滙路、購一洋房、價值四萬餘金、每日在[illegible]高於五間、（菩薩）

▼『小八文』經理弗貝先生、昨在福祥里花翠娥家宴客、有人忽以本報『瑣箴燕喃記』示之、弗貝讀而笑曰、『老兄何苦如此』、蓋其人即弗貝老友、別署阿奴者也、（嚴黑炭）

的、不料他爺這時候不知從那裏得了消息、大發雷霆之怒、馬上出一道査辦令、給他的哥哥、

他哥哥得了査辦令、雞毛當着令箭、立刻到了貧民窟、請芳紅下堂、可憐芳紅在這年關迫急的時候、竟打不出什麼主意、祇索含着一泡眼淚、拋去了這少奶奶的生活、出去重尋舊日的姊妹、把許久不彈的此調、再來整理一下、

覺別麟在他爺裏說了許多好話、在老婆裏賠了許多小心、結果把他爺的一重難關打破了、便很歡喜的出來、想這一番是名正言順、再沒有什麼牽絲了、

可憐他一到了這貧民窟、銅牀上空洞洞的、祇剩了幾支銅杆了、案頭上微微的起了一陣灰沙了、『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樓空人去、祇落得兩行熱淚、一陣酸心、

幾日之後、在三東之一東間、居然重晤、一個兒低徊瞭解、一個兒默然無言、幾乎又重萌了愛根戀葉、可是阻力橫來、總於是不得善果、這幾日來、覺別麟自分情緣已盡、心也死了、可是從此三東一品之間、寓客表上、怕就又不時要添上冒牌貨的覺別麟三個字咧、

▼豫督曾向某洋行定有殺人利器一百三十六箱、現已到滬、聞經查出扣留、如何處置、容探續報、（將軍）

▼快活報第一期、列女傑起居注、大觸其怒、聞已使用非常手腕、請私有衙門出特別傳票拘拿該報編輯人國粹律師、（弄堂博士）

長篇社會小說　春色惱人錄（三）　荒唐生

第一回　癡雲疑雨春到人間　巧笑曼睇艷驚海市

因此他名義上雖總算住在銅莊裏、那外面仍另借着小房子、而且又時常在那裏變換、有時候一多要多到四五處，有時候却又一處也沒有了、原來他從小就是有這一種厭舊喜新的脾氣、講得對勁時、頭也割得落、講得不對勁時、就別轉了頭、看見要頭痛、因爲有了這一種脾氣、所以從來沒有和他合得上三月五月的、尤其是在女人身上、想不到手時、叫他下跪叩頭、罰天誅地滅的毒咒、他都一百個情願、及至上到了手、自然是還很情熱、那末便去借了房子、買起傢伙、終日伴在一處、像捧着活寶似的高興、等到過了一月兩月、他這一個老脾氣、可就又要發作了、情願送傢伙、貼養贍、花幾個銅錢、却不在他的心上、如果要牽着他仍合在一處、那可要了他的一條小性命了、一百個不高興、一千個不高興、準得要不高興出病來、所以往往爲得他在那裏借着小房子、過了一會、却又看見他在旅館裏進出了、這個乖乖、眞也可算得是孽海中一個善于翻波作浪的怪物咧、